

历代名臣传

历代名臣传

歷代名臣傳卷之三十二

高安朱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南城張江分纂
族裔朱舠重刊

金

梁襄

梁襄字公贊絳州人登大定三年進士調耀州同官主簿
三遷邠州淳化令有善政察廉升慶陽府推官召為薛王
府掾世宗將幸金蓮川襄上疏極諫曰臣聞上古帝王高

城浚池。深居邃禁。以爲藩籬。壯士健馬。堅甲利兵。以爲爪牙。今所幸金蓮川。在重山之北。地積陰冷。中夏降霜。五穀不殖。郡縣難建。蓋自古極邊荒棄之壤也。行宮之制。非有深廣殿宇。城池之固。環衛周垣。惟用氊布。頓舍之處。軍騎闐塞。主客不分。攘奪蹂躪。未易禁止。公卿百官。富者車帳僅容。窮者穴居露處。輿臺皂隸。不免困踣。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大致疾染及衆人。及乎秋杪將歸。人疲馬弱。糧空衣敝。猶止遠幸松林。以從畋獵。往來不測。動踰旬月。轉輸移徙之勞。飛輓逋逃之苦。又更倍于前矣。以陛下神武善

騎射固不憂銜櫪之變。設若烈風暴至。宿霧四塞。翠華有
峻陵之避。百官狼狽于道途。衛士叅錯于隊伍。當此宸衷
寧無戒悔。矧平行幸所過。林谷晻靄。上有懸崖。下多深壑。
垂堂之戒。不可不思。臣聞漢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充之姦。
唐太宗居九成。幾致結社之變。太康畋于洛汭。后羿拒河
而失邦。魏主拜陵近郊。司馬竊權而篡國。隋煬海陵離棄
宮闕。遠事遊巡。其禍遂速。故君人者。不可恃人無異謀。要
在處已于無憂患之域也。燕都地處雄要。北倚山嶮。南壓
區夏。亡遼得此。控制南北。坐享有年。況今有宮闕井邑之

繁倉府武庫之實。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關。東西千里。皇天本以限中外。開大金萬世之基也。奈何無事之日。越居草萊。輕不貲之聖躬。愛沙磧之微涼。臣實惜之。昔唐宗將幸關南。畏魏徵而遂停。漢文欲馳霸陵。因袁盎而遽止。陛下能行唐虞之難行。而未能罷中主之易罷。此臣所未喻也。陛下曩牧濟南。日遇炎蒸。不離府署。今九重之上。臺榭高明。宴安穆清。何暑可到。如必謂往年遼國之君。春水秋山。冬夏捺鉢。左右喜談。以爲快樂。無乃非聖君所急乎。且遼之基業根本。在山北之臨潢。壤地褊小。儀物殊簡。輜重

不多。方今幅員萬里。惟奉一君。輜重浩穰。隨駕殆百萬。何故歲歲而行。使遠近困役傷財。不得其所。陛下其忍之歟。議者謂陛下遠監人主。多生深宮。畏見風日。彎弧上馬。皆所不能。筋力柔弱。故臨戰畏懼。束手就亡。是以不憚勤身遠幸。實欲服勞講武。臣以爲事貴適中。不可過當。今過防驕惰之患。先蹈危險之途。何異無病而服藥也。但欲習武。不必度關。伏乞陛下發如綸之旨。回北轅之車。安處中都。不復北幸。則宗社無疆之休。疏上。世宗納之。遂爲罷行。仍諭輔臣曰。梁襄諫朕無幸金蓮川。朕以其言可取。故罷

其行然襄謂隋煬帝以巡遊敗國。不亦過乎。煬帝失道虐民。民心既叛。雖不巡幸。國將安保。爲人上者。但盡君道而已。豈必深居九重。然後無虞哉。襄由是以直聲聞天下。擢禮部主事。太子司經。除監察御史。未幾遷通遠軍節度副使。以喪去。服闋。累遷至保大軍節度使。以卒。襄生平練習典故。學問該博。長于左氏春秋。至地理氏族。無不該貫。自早達至晚貴。服食常淡薄。云。

論曰。史稱金始立國。卽設科取士。漸摩培養。至大定間。人材輩出。加以世宗之聽納。論議書疏。多可傳者。觀襄

疏亦足見當時君明臣直不以言爲忌金之致治于斯
爲盛若襄之賢亦翹然而傑出哉

大定中詔學士徒單子溫以女直字譯貞觀政要白氏
作詩策鑑在選中最精讀兼通契丹大小字及漢字該

使以長去服關累遷至保大軍節度使以卒養生平練習
典故學問該博長于左氏春秋至地理氏族無不諳習自
早達至晚貴服食常淡薄云

為益甚寡之寶亦曠然而無出焉

起亦只具當朝臣即直不以言為貴之姪京平似

徒單鎰

徒單鎰本名按出上京人北京副留守烏輦子也金世宗大定中詔學士徒單子溫以女直字譯貞觀政要白氏策林史漢等書頒行四方選諸路學生三十餘人教以古書習作詩策鎰在選中最精諳兼通契丹大小字及漢字該習經史久之設女直進士科取鎰等二十七人及第除中都教授遷國子助教丁母憂服闋改國史院編修世宗問完顏守道曰徒單鎰何如人也對曰鎰容止溫雅其心平易兼有材力可任政事世宗曰然當以劇任處之累遷翰

林待制兼右司員外郎獻漢光武中興賦世宗大悅曰不設此科安得此人章宗卽位遷諫議大夫兼吏部侍郎尋拜叅知政事修國史鎰知章宗銳意于治平乃上書言臣觀唐虞之時其臣進言于君必曰戒哉懋哉曰吁曰都旣陳其戒復導其美君之爲治必曰稽于衆舍已從人旣能聽之又能行之又從而興起之君臣上下之間相與如此陛下繼興隆之運撫太平之基誠宜稽古崇德留意于此無因物以好惡無以好惡爲喜怒輕忽小善不恤人言夫上下之情有通塞天地之運有否泰唐陸贄嘗陳隔塞九

弊。謂上有其六。下有其三。陛下能慎其六。爲臣子者敢不
慎其三哉。上下之情旣通。則大綱舉而細目張矣。進尚書
右丞。三年。罷爲橫海軍節度使。改定武軍節度。知平陽府
事。尋改西京留守。永安三年。轉上京留守。五年。拜平章政
事。封濟國公。時淑妃李氏內寵過盛。兄弟橫恣。詔以烈風
昏瞶。連日。問變異之由。鎰上疏言。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
父義。母慈。兄友。弟敬。子孝。謂之五德。今五常不立。五德不
興。縉紳學古之士。棄禮義。忘廉耻。細民遺道畔義。迷不知
返。背毀天常。骨肉相殘。動傷和氣。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今宜正薄俗。順人心。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其道。然後和氣普洽。福祿薦臻矣。因論爲政之術。其急有二。一曰正臣下之心。竊見羣下不明禮義。趨利者衆。何以責小民之從化哉。其用人也。德器爲上。才美爲下。兼之者待以不次。才下行美者。次之。雖有才能。行義無取者。抑而下之。則臣下之趨向正矣。其二曰導學者之志。教化之行。興于學校。今學者失其本真。經史雅奧。委而不習。藻飾虛詞。鈎取祿利。乞令取士兼問經史故實。使學者皆守經學。不惑于近習之靡。則善矣。又曰。凡天下之事。叢來者非一端。形似者

非一體。法制不能盡隱于近似。乃生異論。孔子曰。義者天下之斷也。記曰。義爲斷之節。伏望陛下臨制萬幾。事有異議。少凝聖慮。尋繹其端。則裁斷有定。而疑可辨矣。鎰言皆切中時弊。金主雖納其說。而不能行。嘗問漢高帝。光武孰優。張萬公曰。高祖優甚。鎰曰。先武再造漢業。在位三十年。無沈湎冒色之事。高祖惑戚姬。卒至于亂。由是言之。光武似優。章宗默然。蓋知其諷諫也。泰和四年。罷知咸平府六年。徙河中。兼陝西安撫使。尋改知京兆府事。充宣撫使。陝西元帥府並受節制。詔曰。卿之智略。朕所深悉。且股肱舊

臣。今南征將帥。久歷行陣。而宋人狡獪。資卿勝算。宜以長策御敵。厲兵撫民。稱朕意焉。鎰言初置急遞鋪。本爲轉送文牒。今一切乘驛。非便。金主深然之。始置提控急遞鋪官。自此郵達無復滯焉。七年。吳曦死。宋安丙分兵出秦隴間。乃命鎰出兵金房。以分掣宋人。梁益漢沔兵勢。鎰遣葉祿瓦搠刺等。引兵出商州。與宋軍戰連勝。宋王柟議和。乃退守鵲嶺關。八年。改知真定府事。大安初。封濮國公。收東京留守。過闕。入見衛紹王。謂鎰曰。卿兩朝舊德。欲用爲相。因太尉匡乃卿門人。不可屈下。進階開府儀同三司。充遼東。

安撫副使三年改上京留守平章事徵拜尚書右丞相監
修國史上言自用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
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
庶人皆勇健可以內徙益我兵勢人畜貨財不至亡失平
章移刺叅政梁鎰曰如此是自覺境土也衛紹王以責鎰
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
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衛紹王
不從其後失昌桓撫三州王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
至此頃之東京不守鎰墜馬傷足聞胡沙虎難作將命駕